

詩 藪

上 冊

中國文學參考資料叢書

詩

數

[明] 胡應麟撰

中華書局

詩 藪

〔明〕胡應麟撰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毫米 1/32·11 3/4印張·206,000字

1958年10月第1版

1962年11月第2版上海第3次印刷

印數：3,401—7,600 定價：(7) 1.00元

統一書號：10018.96 62.11.濕型

出版說明

詩藪，明胡應麟著。應麟字元瑞，又字明瑞，自號少室山人，浙江蘭谿人。萬曆中舉於鄉，久不第，築室山中，以讀書著述爲業。詩藪是他評論古今詩歌的一部詩話，共二十卷。計內編六卷，分論古、今體詩；外編六卷，歷評周、漢、六朝、唐、宋、元各代詩歌；雜編六卷，其中遺逸三卷談前代亡佚篇章，閏餘三卷述五代、晚宋及金代詩；續編二卷，係論明初洪武至嘉靖年間作品。

明自李夢陽、王世貞等前後七子提倡復古，以『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爲號召後，一時文壇，靡然從風。他們重模擬，輕創造，注意形式，忽視現實內容，對當時詩風有很大影響。胡應麟以依附王世貞得名，因此他對於詩的評論，也處處以王世貞的藝苑卮言爲標準，把王世貞、李夢陽比作杜甫、李白，甚至說『詩家之有王世貞，實集大成之尼父』，顯然揄揚過分。對明代其他作家，亦有過譽之辭。不過胡應麟廣涉書史，學問淹博，全書徵引甚富，其所品評，亦頗有可採之處，作爲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資料，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詩藪四庫存目著錄僅十八卷，漏計了二卷續編。本書通行有清末廣雅書局刊本，是附刻在

少室山房筆叢後面的，但缺外編五、六兩卷及續編兩卷，其他舛誤闕漏亦復不少。現據南京圖書館藏日本貞享三年丙寅（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一六八六年）重刊明本校補廣雅書局本，並加以標點重印。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 一九六二年八月

詩數序

夫詩，心聲也。無古今一也。顧體由代異，材以人殊，世有推遷，道有升降，說者以意逆志，乃爲得之。耳視則凡，目巧則詭，抑或取諸口給，而無所概於心，其無當，均也。元美雅多明瑞，來者此其先鳴。余既傾其橐於婁江，則信嫻於詩矣。乘舟接席，相與揚摧古今，覈本支，程殿最。旦暮千古，以神遇之。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斯人之謂也。聞者或睨明瑞，若殆干盟主邪？吾兩人置弗聞也者，而心附之，姑俟論定。奄及五載，胥會嚴陵。明瑞出詩數三編凡若干卷，蓋將軼談藝，衍卮言，廓虛心，採獨見，凡諸耄倪妍醜，無不鏡諸靈臺。其世，則自商、周、漢、魏、六代、三唐以迄於今；其體，則自四言、五言、七言、雜言、樂府、歌行以迄律絕；其人，則自李陵、枚叔、曹、劉、李、杜以迄元美、獻吉、于鱗；發其櫝藏，瑕瑜不掩。卽晚唐弱宋勝朝之籍，吾不欲觀，雖在糠粃，不遺餘粒。其持衡，如漢三尺；其握算，如周九章；其中肯綮，如庖丁解牛；其求之色相之外，如九皋相馬，末也。嚴羽卿、高廷禮，篤於時者也，其所品選，亟稱其大有功。先是誦法于鱗，未嘗釋手；推尊元美，兼擅條貫；三百篇、十九首而下一人。乃今抗論醇疵，時有出入。要以同乎己者正之也，卽羽卿、廷禮，不耐不同；以異乎己者正之也，卽元美、于鱗，不耐不異。

無偏聽，無成心，公而生明，則自盡心始。盡心之極，幾於無心。彼徒求之耳目心思，僅得一隅耳。吾將以是質元美，無論聞者然疑之。萬曆庚寅春二月朔，新都汪道昆序。

石羊生傳

弇州山人王世貞

胡元瑞者，名應麟，一字明瑞，嘗自號少室山人；已慕其鄉人黃初平叱石成羊事，更號曰石羊生。人亦曰：元瑞殆非人間人也，仙而謫者也，遂呼之石羊生。元瑞父曰按察公僖，母宋宜人。按察公爲行，絕類萬石君，而文藻過之。所至好行陰德，名位不甚稱，以雲南按察副使歸，今尙壯無恙。元瑞爲兒時，肌體玉雪，眉目朗秀。五歲，按察公口授之書，輒成誦。見客，客使屬對輒工。九齡，從里社師，日佔畢習經生業，而心厭之。俄悉挾按察公篋，得古文尙書、周易、國風、雅頌、檀弓、左氏、莊、列、屈原、兩司馬、杜甫諸家言讀之。按察公奇其意，弗禁也。稍長，遂能爲歌詩，藉藉傳里中，而於經生業亦不廢；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非其好也。會按察公拜尙書禮部郎，挾與俱渡錢塘，過吳閭，汎揚子，北歷齊、魯、趙、魏之墟，至燕市而止。所經繇弔古卽事，往往於詩歌發之。而是時南海黎惟敬、歐楨伯、梁思伯、吳郡周公瑕、吳興徐子與、嘉禾戚希仲、沈純父、永嘉康裕卿，先後抵燕，發元瑞藏詩覽之，咸嘖嘖折行請交。至於琳宮梵宇，高會雅集，元瑞以齒坐末坐，片語一出，無不恍然披靡自失也。曰：『使用昔賢隸事奪席例，吾曹無坐所矣。』臨淮小侯李惟寅慕元瑞甚，使客簞而致之爲上賓，旬日不聽出，惟寅用是亦以詩名。而

周宗正灌甫雅自負風雅，有人倫之鑒，貽元瑞三十韻，首以北地、信陽相屬。元瑞益自信。尋以按察公外除，元瑞歸，從母里中。母患頭風甚劇，元瑞委身醫藥間，日夜扶持不休。母頭風良愈而身過勞，得清羸疾矣。因逃匿金華山中，而會大司空萬安朱公衡還過蘭谿，朱公故從燕見元瑞詩而驚賞者。至是發使山中，蹤跡得元瑞，以書要之，而泊舟待三日，元瑞感其意，爲長歌七百言以贈朱公。公袖示督學使者滕君伯輪，曰：『天下奇才也。』滕君輒超格檄受餽學宮，且趣入試。兩御史再試，再爲諸生千人冠，已薦鄉書，上公車報罷。元瑞意殊不在一第，其所游從，皆天下賢豪長者。然所當心，獨余兄弟與李觀察于鱗、汪司馬伯玉、吳參政明卿。會于鱗死，餘皆散處不相及。久之，意邑邑不自得，而余弟敬美與觀察公同年，過蘭谿，謂觀察吾欲就阿戎談，當勝卿。遂卽元瑞劇語二夕皆申旦，臨別眷眷不忍釋曰：『吾於詩獨畏于鱗耳，已矣，今庶幾得足下。』又曰：『幸與家中丞同世，胡不一及門卽卒，然抱于鱗恨若何！』時余方謝客曇陽觀，聞元瑞來，喜不自勝，力疾啓關，與爲十日飲。間出所著少室山房詩，余得而序焉，所以屬元瑞甚重，而用是頗有斷斷者，余二人俱弗顧。元瑞乃高臥山中，不復就公車，而蘭谿令喻邦相豪於詩，與元瑞意合，忘形爾汝，嘗偕過趙學士山房，倡和連日夕。元瑞之臥山中凡六載，而始上公車至都下，遇張觀察助甫，助甫余兄弟友也。讀元瑞詩，擊節曰：『二十年亡此調矣。』元瑞亦奇助甫詩，

契密無間，且各自悵相遇晚。試復罷歸。時大司馬張公肖甫靖浙難，過元瑞里，元瑞避弗見。張公謂按察公，公兒佳甚，故知之，今難我，得非以使者惠文嶽嶽耶？爲我致之錢塘，請得具賓主禮。元瑞乃強爲錢塘謁張公，果以上客客之。會伯玉來湖上，大將軍戚元敬繼至。伯玉數與元瑞相聞問，把臂劇驩。出元敬七絕句，詫之曰：『大將軍健兒也。』乃能作文，語不下沈太尉、曹竟陵，生亦能賦贈我乎？』元瑞援筆千餘言立就，奇思滾滾。既太將軍集，相向嘆賞不置。伯玉因曰：『我欲之海上訪王元美兄弟，生復能從我乎？』元瑞曰：『吾心也。』遂同過弇州園。伯玉道爲少室山房集序，其重不下余。時偕元瑞至者，伯玉弟仲淹、仲嘉，而張大司馬亦以內召，跡伯玉而來，尋先別去。余兄弟與伯玉、元瑞諸君，積日游弇中，甚樂也。元瑞性孤介，時時苦吟沈思，不甚與客相當。至其揮麈尾，挖藝文，持論侃然，尤愼於許可。有莫生者，躁而貪，以品不登上中，側目元瑞甚。屬伯玉、元敬游西湖，故徧置坐客爲閨端，元瑞夷然弗屑也。及在弇，仲淹被酒狎元瑞，元瑞拒弗受。客謂元瑞曩湖上之役，胡以異茲？元瑞徐曰：『莫生者庸，詎足校也！仲淹司馬公介弟，吾儕當愛之以德，獨奈何成人過耶？』客乃服。元瑞自髻髻厭薄榮利，餘子女玉帛聲色狗馬服玩諸好一切泊然，而獨其嗜書籍自天性。身先後所購經史子集四萬餘卷，手鈔集錄幾十之三，分別部類，大都如劉氏七略而加詳密，築室三楹貯之。黎惟敬大書其楣曰

『二酉山房』，而屬予爲記。旦夕坐臥其間，意愴如也。恆自笑蠹魚去人意不遠，又謂我故識古人，恨古人乃不識我。其託尙如此。好稱說前輩風節，嘗怪其郡若梁劉孝標之介，唐駱賓王之忠，而世僅僅以文士目之，當由作史者盲於心故。且史第知有狄梁公、宋廣平賢，皆頻首而從周祿，將以視賓王，何徑庭也。上之采風使者蘇君禹，君禹雅敬信元瑞，趣下其事，賓王得以鄉賢祀郡城，而孝標亦暴顯。元瑞所著：詩有寓燕、還越、計偕、巖棲、臥游、抱膝、三洞、兩都、蘭陰、畸園等集，二十餘卷；詩藪內編外編十二卷。他撰述未行世者，有六經疑義二卷，諸子折衷四卷，史叢十卷，筆叢十卷，皇明詩統三十卷，皇明律範十二卷，古樂府二卷，古韻考一卷，二酉山房書目六卷，交遊紀略二卷，兜玄國志十卷，酉陽續俎十卷，隆萬新聞二卷，隆萬雜聞四卷，駱侍御忠孝辨一卷，補劉氏山棲志十二卷。蒐輯諸書，有羣祖心印十卷，方外遐音十卷，考槃集十卷，談劍編二卷，采真游二卷，會心語二卷。類萃諸書，有經籍會通四十卷，圖書博考十二卷，諸子彙編六十卷，虞初統集五百卷。蓋生平於筆硯未嘗斯須廢去。元瑞壯未有子，邇始舉二子。戊子冬，復以按察公命赴公車，至瓜洲而病，病積久不愈，慨然曰：『吾其殆乎！』謂余知應麟者唯子，幸及吾之身而傳我，使我有後世，後世有我也。

王子曰：元瑞年三十有八耳，神清而意甚舒，卽偶犯霜露，何恙不已，而慮至此也。夫以元瑞之

生僅三十年，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當又何如耶？元瑞於他文無所不工，績學稱是。顧不以自多，而所沾沾獨詩，彼固有所深造也。元瑞才高而氣雄，其詩鴻鬯瑰麗，迴絕無前，稍假以年，將與日而化矣。至勒成一家之言，若所謂詩數者，則不啻遷史之上下千載，而周密無漏勝之；其刻精則董狐氏、韓非子也。吾長於元瑞二紀餘，姑爲傳以慰之。且謂元瑞子後當竟傳我。

○本傳據廣雅
局本錄補。

詩數目錄

序.....一

石羊生傳.....三

內編

卷一 古體上 雜言.....一

卷二 古體中 五言.....三

卷三 古體下 七言.....四

卷四 近體上 五言.....五

卷五 近體中 七言.....八

卷六 近體下 絕句.....一〇

外編

卷一 周漢.....二

卷二 六朝.....三

卷三 唐上.....一六二

卷四 唐下.....一八二

卷五 宋.....二〇四

卷六 元.....二二七

雜編

卷一 遺逸上 篇章.....二四四

卷二 遺逸中 載籍.....二五七

卷三 遺逸下 三國.....二七四

卷四 閏餘上 五代.....二八八

卷五 閏餘中 南度.....三〇三

卷六 閏餘下 中州.....三二一

續編

卷一 國朝上 洪永成弘.....三三六

卷二 國朝下 正德嘉靖.....三四六

詩數內編卷一

古體上 雜言

明東越胡應麟撰

四言變而離騷，離騷變而五言，五言變而七言，七言變而律詩，律詩變而絕句，詩之體以代變也。三百篇降而騷，騷降而漢，漢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詩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雖氣運推移，文質迭尚，而異曲同工，咸臻厥美。國風、雅、頌，溫厚和平；離騷九章，愴惻濃至；東西二京，神奇渾璞；建安諸子，雄瞻高華；六朝俳偶，靡曼精工；唐人律調，清圓秀朗，此聲歌之各擅也。風雅之規，典則居要。離騷之致，深永爲宗。古詩之妙，專求意象。歌行之暢，必由才氣。近體之攻，務先法律。絕句之構，獨主風神。此結撰之殊途也。兼哀總挈，集厥大成；詣絕窮微，超乎彼岸；軌筏具存，在人而已。

曰風、曰雅、曰頌，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辭、曰曲、曰謠、曰諺，兩漢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絕句，唐人之音也。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詞勝而詩亡矣，曲勝而詞亦亡矣。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所以度越元宋，苞綜漢唐也。

優柔敦厚，周也；樸茂雄深，漢也；風華秀發，唐也。三代政事俗習，亦略如之。魏繼漢後，故

漢風猶存；六代居唐前，故唐風先兆；文章關世運，詎謂不然！

裂周而王者，七國也。閏漢而統者，六朝也。竊唐而君者，五代也。七國所以兆漢，六朝所以開唐，五代所以基宋。然七國六朝變亂斯極，而文人學士、挺育實繁。屈、宋、唐、景、鵠起於先，故一變爲漢，而古詩千秋獨擅。曹、劉、陸、謝、蟬連於後，故一變爲唐，而近體百世攸宗。五季亂不加於戰國，變不數於南朝，而上靡好文，下曠學古，故自宋至元，歷年三百，莫能自拔。非天開明德，宇宙其無詩哉。

文章非末技也，權謀警蹕，功配生成，氣運視以盛衰，塵劫同其悠遠。語其極至，則源委於六經，澎湃於七國，浩瀚於兩都。西京下無文矣，非無文，文之至弗與也。東京後無詩矣，非無詩，詩之至弗與也。

孔曰：『草創之，討論之，脩飾之，潤色之。』千古爲文之大法也。孟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古談詩之妙詮也。

世謂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吾以爲文人無出三代，文法無大六經，彖、象、大傳，一何幽也；誥、頌、典、謨，一何雅也；春秋高古簡嚴，禮樂宏肆浩博，謂聖人無意於文乎，胡不示人以璞也？夫周之所尚，孔之所脩，四教所先，四科所列，何物哉！

詩三百五篇，有一字不文者乎？有一字無法者乎？離騷、風之衍也；安世、雅之續也；郊祀、頌之闡也；皆文義蔚然，爲萬世法。惟漢樂府歌謠，采撫閭閻，非由潤色。然質而不俚，淺而能深，近而能遠，天下至文，靡以過之。後世言詩，斷自兩漢，宜也。

周漢之交，實古今氣運一大際會。周尚文，故國風、雅、頌皆文。然自是三代之文，非後世之文。漢尚質，故古詩樂府多質。然自是兩漢之質，非後世之質。

文質彬彬，周也。兩漢以質勝，六朝以文勝。魏稍文，所以遜兩漢也。唐稍質，所以過六朝也。國風、雅、頌，並列聖經。第風人所賦，多本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之詞。故其遺響，後世獨傳。楚一變而爲騷，漢再變而爲選，唐三變而爲律，體格日卑，其用於室家、行旅、悲歡、聚散、感嘆、憶贈，則一也。雅頌閎奧淳深，莊嚴典則，施諸明堂清廟，用既不倫；作自聖佐賢臣，體又迥別。三代之下，寥寥寡和，宜矣。

琴曲虞舜至文王，猶閣帖蒼頡至大禹，皆後人僞作無疑。

四言之瞻，極於韋孟。五言之瞻，極於焦仲卿。雜言之瞻，極於木蘭。歌行之瞻，極於疇昔、帝京。排律之瞻，極於岳州、夔府諸篇。雖境有神妙，體有古今，然皆敘事工絕。詩中之史，後人但知老杜，何哉？